資治通鑑/卷15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一百四十九 ◄

資治通鑑
卷一百五十 梁紀六

► 卷一百五十一

起閼逢執徐，盡旃蒙大荒落，凡二年。

資治通鑑 第150卷

卷第一百五十

【梁紀六】 起閼逢執徐，盡旃蒙大荒落，凡二年。

高祖武皇帝六普通五年（甲辰，公元五二四年）

春，正月，辛丑，魏主祀南郊。

三月，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諸軍事，討破六韓拔陵。

夏，四月，高平鎮民赫連恩等反，推敕勒酋長胡琛為高平王，攻高平鎮以應拔陵。魏將盧祖遷擊破之，琛北走。

衛可孤攻懷朔鎮經年，外援不至，楊鈞使賀拔勝詣臨淮王彧告急。勝募敢死少年十餘騎，夜伺隙潰圍出，賊騎追及之，勝曰：「我賀拔破胡也。」賊不敢逼。勝見彧於雲中，說之曰：「懷朔被圍，旦夕淪陷，大王今頓兵不進；懷朔若陷，則武川亦危，賊之銳氣百

倍，雖有良、平，不能為大王計矣。」彧許為出師，勝還，復突圍而入。鈞復遣勝出覘武川，武川已陷。勝馳還，懷朔亦潰，勝父子俱為可孤所虜。

五月，臨淮王彧與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，兵敗，彧坐削除官爵。安北將軍隴西李叔仁又敗於白道，賊勢日盛。魏主引丞相、令、僕、尚書、侍中、黃門於顯陽殿，問之曰：「今寇連恆、朔，逼近金陵，計將安出？」吏部尚書元修義請遣重臣督軍鎮恆、朔以捍寇。帝曰：「去歲阿那瑰叛亂，遣李崇北征，崇上表求改鎮為州，朕以舊章難革，不從其請。尋崇此表，開鎮戶非翼之心，致有今日之患；但既往難追，聊復略論耳。然崇貴戚重望，器識英敏，意欲還遣崇行，何如？」僕射蕭寶寅等皆曰：「如此，實合群望。」崇曰：「臣以六鎮遐僻，密邇寇戎，欲以慰悅彼心，豈敢導之為亂！臣罪當就死，陛下赦之；今更遣臣北行，正是報恩改過之秋。但臣年七十，加之疲病，不堪軍旅，願更擇賢材。」帝不許。修義，天賜之子也。

臣光曰：李崇之表，乃所以銷禍於未萌，制勝於無形。魏肅宗既不能用，及亂生之日，曾無愧謝之言，乃更以為崇罪。彼不明之君，烏可與謀哉！《詩》云：「聽言則對，誦言如醉，匪用其良，覆俾我悖。」其是之謂矣。

壬申，加崇使持節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北討大都督，命撫軍將軍崔暹、鎮軍將軍廣陽王深皆受崇節度。深，嘉之子也。

六月，以豫州刺史裴邃督征討諸軍事，以伐魏。

魏自破六韓拔陵之反，二夏、豳、涼寇盜蜂起。秦州刺史李彥，政刑殘虐，在下皆怨。是月，城內薛珍等聚黨突入州門，擒彥，殺之，推其黨莫折大提為帥，大提自稱秦王。魏遣雍州刺史元志討之。

初，南秦州豪右楊松柏兄弟，數為寇盜，刺史博陵崔游誘之使降，引為主簿，接以辭色，使說下群氐，既而因宴會盡收斬之，由是所部莫不猜懼。游聞李彥死，自知不安，欲逃去，未果；城民張長命、韓祖香、孫掩等攻游，殺之，以城應大提。大提遣其黨卜胡襲高平，克之，殺鎮將赫連略、行台高元榮。大提尋卒，子念生自稱天子，置百官，改元天建。

丁酉，魏大赦。

秋，七月，甲寅，魏遣吏部尚書元修義兼尚書僕射，為西道行台，帥諸將討莫折念生。

崔暹違李崇節度，與破六韓拔陵戰於白道，大敗，單騎走還。拔陵並力攻崇，崇力戰不能御，引還雲中，與之相持。

廣相王深上言：「先朝都平城，以北邊為重，盛簡親賢，擁麾作鎮，配以高門子弟，以死防遏，非唯不廢仕宦，乃更獨得復除，當時人物，忻慕為之。太和中，僕射李沖用事，涼州土人悉免廝役；帝鄉舊門，仍防邊戍，自非得罪當世，莫肯與之為伍。本鎮驅使，但為虞候、白直，一生推遷，不過軍主；然其同族留京師者得上品通官，在鎮者即為清途所隔，或多逃逸。乃峻邊兵之格，鎮人不聽浮游在外，於是少年不得從師，長者不得游宦，獨為匪人，言之流涕！自定鼎伊、洛，邊任益輕，唯底滯凡才，乃出為鎮將，轉相模習，專事聚斂。或諸方奸吏，犯罪配邊，為之指蹤，政以賄立，邊人無不切齒。及阿那瑰背恩縱掠，發奔命追之，十五萬眾度沙漠，不日而還。邊人見此援師，遂自意輕中國。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，抑亦先覺，朝廷未許。而高闕戍主御下失和，拔陵殺之，遂相帥為亂，攻城掠地，所過夷滅，王師屢北，賊黨日盛。此段之舉，指望銷平；而崔暹只輪不返，臣崇與臣逡巡復路，相與還次雲中，將士之情莫不解體。今日所慮，非止西北，將恐諸鎮尋亦如此，天下之事，何易可量！」書奏，不省。

詔征崔暹系廷尉；暹以女妓、田園賂元義，卒得不坐。

丁丑，莫折念生遣其都督楊伯年等攻仇鳩、河池二戍，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伊祥等擊破之，斬首千餘級。東益州本氐王楊紹先之國，將佐皆以城民勁勇，二秦反者皆其族類，請先收其器械。子建曰：「城民數經行陣，撫之足以為用，急之則腹背為患。」乃悉召城民，慰諭之，既而漸分其父兄子弟外戍諸郡，內外相顧，卒無叛者。子建，蘭根之族兄也。

魏涼州幢帥於菩提等執刺史宋穎，據州反。

八月，庚寅，徐州刺史成景俊拔魏童城。

魏員外散騎侍郎李苗上書曰：「凡食少兵精，利於速戰；糧多卒眾，事宜持久。今隴賊猖狂，非有素蓄，雖據兩城，本無德義。其勢在於疾攻，日有降納，遲則人情離沮，坐

待崩潰。夫飆至風舉，逆者求萬一之功；高壁深壘，王師有全制之策。但天下久泰，人不曉兵，奔利不相待，逃難不相顧，將無法令，士非教習，不思長久之計，各有輕敵之心。如令隴東不守，汧軍敗散，則兩秦遂強，三輔危弱，國之右臂於斯廢矣。宜勒大將堅壁勿戰，別命偏裨帥精兵數千出麥積崖以襲其後，則汧、岐之下，群妖自散。」

魏以苗為統軍，與別將淳於誕俱出梁、益，隸魏子建。未至，莫折念生遣其弟高陽王天生將兵下隴。甲午，都督元志與戰於隴口，志兵敗，棄眾東保岐州。

東西部敕勒皆叛魏，附於破六韓拔陵，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。丙申，下詔：「諸州鎮軍貫非有罪配隸者，皆免為民。」改鎮為州，以懷朔鎮為朔州，更命朔州白雲州。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，撫慰六鎮。時六鎮已盡叛，道元不果行。

先是，代人遷洛者，多為選部所抑，不得仕進。及六鎮叛，元義乃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尉悅之。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記，稱義德美，義摧偉為尚書二千石郎。秀容人乞伏莫於聚眾攻郡，殺太守；丁酉，南秀容牧子萬於乞真反，殺太僕卿陸延，秀容酋長爾朱榮討平之。榮，羽健之玄孫也。其祖代勤，嘗出獵，部民射虎，誤中其髀，代勤拔箭，不復推問，所部莫不感悅。官至肆州刺史，賜爵梁郡公，年九十餘而卒；子新興立。新興時，畜牧尤蕃息，牛羊駝馬，色別為群，瀰漫川谷，不可勝數。魏每出師，新興輒獻馬及資糧以助軍，高祖嘉之。新興老，請傳爵於子榮，魏朝許之。榮神機明決，御眾嚴整。時四方兵起，榮陰有大志，散其畜牧資財，招合驍勇，結納豪傑，於是侯景、司馬子如、賈顯度及五原段榮、太安竇泰皆往依之。顯度，顯智之兄也。

戊戌，莫折念生遣都督竇雙攻魏盤頭郡，東益州刺史魏子建遣將軍竇念祖擊破之。

九月，戊申，成景俊拔魏睢陵。戊午，北兗州刺史趙景悅圍荊山。裴邃帥騎三千襲壽陽，壬戌夜，斬關而入，克其外郭。魏揚州刺史長孫稚御之，一日九戰，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，邃引兵還。別將擊魏淮陽，魏使行台酈道元、都督河間王琛救壽陽，安樂王鑒救淮陽。鑒，詮之子也。

魏西道行台元修義得風疾，不能治軍。壬申，魏以尚書左僕射齊王蕭寶寅為西道行台大都督，帥諸將討莫折念生。

宋穎密求救於吐谷渾王伏連籌，伏連籌自將救涼州，於菩提棄城走，追斬之。城民越天

安等復推宋穎為刺史。

河間王琛軍至西硤石，解渦陽圍，復荊山戍。青、冀二州刺史王神念與戰，為琛所敗。冬，十月，戊寅，裴邃、元樹攻魏建陵城，克之。辛巳，拔曲木，掃虜將軍彭寶孫拔琅邪。

魏營州城民劉安定、就德興執史李仲遵，據城反。城民王惡兒斬安定以降；德興東走，自稱燕王。

胡琛遣其將宿勤明達寂幽、夏、北華三州，壬午，魏遣都督北海王顥帥諸將討之。顥，詳之子也。

甲申，彭寶孫拔檀丘。辛卯，裴邃拔狄城；丙申。又拔甓城，進屯黎漿。壬寅，魏東海太守韋敬欣以司吾城降。定遠將軍曹世宗拔曲陽；甲辰，又拔秦墟，魏守將多棄城走。

魏使黃門侍郎盧同持節詣營州慰勞，就德興降而復反。詔以同為幽州刺史兼尚書行台，同屢為德興所敗而還。

魏朔方胡反，圍夏州刺史源子雍，城中食盡，煮馬皮而食之，眾無貳心。子雍欲自出求糧，留其子延伯守統萬，將佐皆曰：「今四方離叛，糧盡援絕，不若父子俱去。」子雍泣曰：「吾世荷國恩，當畢命此城；但無食可守，故欲往東州，為諸君營數月之食，若幸而得之，保全必矣。」乃師羸弱詣東夏州運糧，延伯與將佐哭而送之。子雍行數日，胡帥曹阿各拔邀擊，擒之。子雍潛遣人繼書，敕城中努力固守。闔城憂懼，延伯諭之曰：「吾父吉凶不可知，方寸焦爛。但奉命守城，所為者重，不敢以私害公。諸君幸得此心！」於是眾感其義，莫不奮勵。子雍雖被擒，胡人常以民禮事之，子雍為陳禍福，勸阿各拔降。會阿各拔卒，其弟桑生竟帥其眾隨子雍降。子雍見行台北海王顥，具陳諸賊可滅之狀，顥給子雍兵，令其先驅。時東夏州闔境皆反，所在屯結，子雍轉斗而前，九旬之中，凡數十戰，遂平東夏州，徵稅粟以饋統萬，二夏由是獲全。子雍，懷之子也。

魏廣陽王深上言：「今六鎮盡叛，高車二部亦與之同，以此疲兵擊之，必無勝理。不若選練精兵守恆州諸要，更為後圖。」遂與李崇引兵還平城。崇謂諸將曰：「雲中者，白道之沖，賊之咽喉，若此地不全，則並、肆危矣。當留一人鎮之，誰可者？」眾舉費穆，崇乃請穆為朔州刺史。

賀拔度拔父子及武川宇文肱糾合鄉里豪傑，共襲衛可孤，殺之；度拔尋與鐵勒戰死。肱，逸豆歸之玄孫也。

李崇引國子博士祖瑩為長史；廣陽王深奏瑩詐增首級，盜沒軍資，瑩坐除名，崇亦免官削爵征還。深專總軍政。

莫折天生進攻魏岐州，十一月，戊申，陷之，執都督元志及刺史裴芬之，送莫折念生，殺之。念生又使卜胡等寇涇州，敗光祿大夫薛巒於平涼東。巒，安都之孫也。

丙辰，彭寶孫拔魏東莞。壬戌，裴邃攻壽陽之安城，丙寅，馬頭、安城皆降。

高平人攻殺卜胡，共迎胡琛。

魏以黃門侍郎楊昱兼侍中，持節監北海王顥軍，以救豳州，豳州圍解。蜀賊張映龍、姜神達攻雍州，雍州刺史元修義請援，一日一夜，書移九通。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，昱曰：「長安，關中基本，若長安不守，大軍自然瓦散，留此何益？」遂與叔仁進擊之，斬神達，餘黨散走。

十二月，戊寅，魏荊山降。

壬辰，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師、大將軍，都督西道諸軍以討莫折念生。

乙巳，武勇將軍李國興攻魏平靜關；辛丑，信威長史楊乾攻武陽關；任寅，攻峴關；皆克之。國興進圍郢州，魏郢州刺史裴詢與蠻酋西郢州刺史田樸特，相表裡以拒之。圍城近百日，魏援軍至，國興引還。詢，駿之孫也。

魏汾州諸胡反；以章武王融為大都督，將兵討之。

魏魏子建招諭南秦諸氐，稍稍降附，遂復六郡十二戍，斬賊帥韓祖香。魏以子建兼尚書，為行台，刺史如故，梁、巴、二益、二秦諸州皆受節度。

莫折念生遣兵攻涼州，城民趙天安復執刺史以應之。

是歲，侍中、太子詹事周捨坐事免，散騎常侍錢唐朱異代掌機密，軍旅謀議，方鎮改易，朝儀詔敕，皆典之。異好文義，多藝能，精力敏贍，上以是任之。

高祖武皇帝六普通六年（乙巳，公元五二五年）

春，正月，丙午，雍州刺史晉安王綱遣安北長史柳渾破魏南鄉郡；司馬董當門破魏晉城，庚戌，又破馬圈、雕陽二城。

辛亥，上祀南郊，大赦。

魏徐州刺史元法僧，素附元義，見義驕恣，恐禍及己，遂謀反。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，法僧謂曰：「吾欲與汝去危就安，能從我乎？」文伯曰：「我寧死見文陵松柏，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！」法僧殺之。庚申，法僧殺行台高諒，稱帝，改元天啟，立諸子為王。魏發兵擊之，法僧乃遣其子景仲來降。

安東長史元顯和，麗之子也，舉兵與法僧戰；法僧擒之，執其手，命其共坐，顯和不肯，曰：「與翁皆出皇家，一朝以地外叛，獨不畏良史乎！」法僧猶欲慰諭之，顯和曰：「我寧死為忠鬼，不能生為叛臣！」乃殺之。

上使散騎常侍朱異使於法僧，以宣城太守元略為大都督，與將軍義興陳慶之、胡龍牙、成景俊等將兵應接。

莫折天生軍於黑水，兵勢甚盛。魏以岐州刺史崔延伯為征西將軍、西道都督，帥眾五萬討之。延伯與行台蕭寶寅軍於馬嵬。延伯素驍勇，寶寅趣之使戰，延伯曰：「明晨為公參賊勇怯。」乃選精兵數千西渡黑水，整陳進向天生營；寶寅軍於水東，遙為繼援。延伯直抵天生營下，揚威脅之，徐引兵還。天生見延伯眾少，開營爭逐之，其眾多於延伯十倍，蹙延伯於水次，寶寅望之失色。延伯自為後殿，不與之戰，使其眾先渡，部伍嚴整，天生兵不敢擊。須臾，渡華，延伯徐渡，天生之眾亦引還。寶寅喜曰：「崔君之勇，關、張不如。」延伯曰：「此賊非老奴敵也，明公但安坐，觀老奴破之。」癸亥，延伯勒兵出，寶寅舉軍繼其後。天生悉眾逆戰，延伯身先士卒，陷其前鋒，將士盡銳競進，大破之，俘斬十餘萬，追奔至小隴，岐、雍及隴東皆平。將士稽留采掠，天生遂塞隴道，由是諸軍不能進。寶寅破宛川，俘其民以為奴婢，以美女十人賞岐州刺史魏蘭根，蘭根

辭曰：「此縣介於強寇，不能自立，故附從以救死。官軍之至，宜矜而撫之，奈何助賊為虐，翦以為賤役乎！」悉求其父兄而歸之。

己巳，裴邃拔魏新蔡郡，詔侍中、領軍將軍西昌侯淵藻將眾前驅，南兗州刺史豫章王綜與諸將繼進。癸酉，裴邃拔鄭城，汝、潁之間，所在響應。魏河間王琛等憚邃威名，軍於城父，累月不進，魏朝遣廷尉少卿崔孝芬持節、繼齋庫刀以趣之。孝芬，挺之子也。琛至壽陽，欲出兵決戰。長孫稚以為久雨，未可出；琛不聽，引兵五萬出城擊邃。邃為四甄以待之，使直閣將軍李祖憐先挑戰而偽退；稚、琛悉眾追之，四甄競發，魏師大敗，斬首萬餘級。琛走入城，稚勒兵而殿，遂閉門自固，不敢復出。

魏安樂王鑒將兵討元法僧，擊元略於彭城南。略大敗，與數十騎走入城。鑒不設備，法僧出擊，大破之，鑒單騎奔歸。將軍王希聃拔魏南陽平，執太守薛曇尚。曇尚，虎子之子也。甲戌，以法僧為司空，封始安郡公。

魏以安豐王延明為東道行台，臨淮王彧為都督，以擊彭城。

魏以京兆王繼為太尉。

二月，乙未，趙景悅拔魏龍亢。

初，魏劉騰既卒，胡太后及魏主左右防衛微緩。元義亦自寬，時出遊於外，留連不返，其所親諫，義不納；太后察知之。去秋，太后對帝謂群臣曰：「今隔絕我母子，不聽往來，復何用我為！我當出家，修道於嵩山閒居寺耳。」因欲自下發。帝及群臣叩頭泣涕，殷勤苦請，太后聲色愈厲。帝乃宿於嘉福殿，積數日，遂與太后密謀黜義。然帝深匿形跡，太后有忿恚，欲得往來顯陽之言，皆以告義；又對義流涕，敘太后欲出家，憂怖之心日有數四。義殊不以為疑，乃勸帝從太后所欲。於是太后數御顯陽殿，二宮無復禁礙。義舉元法僧為徐州，法僧反，太后數以為言，義深愧悔。丞相高陽王雍，雖位居義上，而深畏憚之。會太后與帝游洛水，雍邀二宮幸其第。日晏，帝與太后至雍內室，從者皆不得入，遂相與定圖義之計。於是太后謂之曰：「元郎若忠於朝廷，無反心，何故不去領軍，以餘官輔政！」義甚懼，免冠求解領軍。乃以義為驃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、尚書令、侍中、領左右。

戊戌，魏大赦。

壬辰，莫折念生遣都督楊鮓等攻仇池郡，行台魏子建擊破之。

三月，己酉，上幸白下城，履行六軍頓所。乙丑，命豫章王綜權頓彭城，總督眾軍，並攝徐州府事。己巳，以元法僧之子景隆為衡州刺史，景仲為廣州刺史。上召法僧及元略還建康，法僧驅彭城吏民萬餘人南渡。法僧至建康，上寵待甚厚；元略惡其為人，與之言，未嘗笑。

魏詔京光王繼班師。

北涼州刺史錫休儒等自魏興侵魏梁州，攻直城。魏梁州刺史傅豎眼遣其子敬紹擊之，休儒等敗還。

柔然王阿那瑰為魏討破六韓拔陵，魏遣牒雲具仁繼雜物勞賜之。阿那瑰勒眾十萬，自武川西向沃野，屢破拔陵兵。夏，四月，魏主復遣中書舍人馮俊勞賜阿那瑰。阿那瑰部落浸強，自稱敕連頭兵豆伐可汗。

魏元義雖解兵權，猶總任內外，殊不自意有廢黜之理。胡太后意猶豫未決，侍中穆紹勸太后速去之。紹，亮之子也。潘嬪有寵於魏主，宦官張景嵩說之云：「義欲害嬪。」嬪泣訴於帝曰：「義非獨欲殺妾，又將不利於陛下。」帝信之，因義出宿，解義侍中。明旦，義將入宮，門者不納。辛卯，太后復臨朝攝政，下詔追削劉騰官爵，除義名為民。

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上書為清河王懌訟冤，乞誅元義等，曰：「昔趙高柄秦，令關東鼎沸；今元義專魏，使四方雲擾。開逆之端，起於宋維，成禍之末，良由劉騰，宜梟首洛宮，斬骸沉族，以明其罪。」太后命發劉騰之墓，露散其骨，籍沒家貲，盡殺其養子。以子熙為中書舍人。子熙，麒麟之孫也。

初，宋維父弁常曰：「維性疏險，必敗吾家！」李崇、郭祚、游肇亦曰：「伯緒凶疏，終傾宋氏。若得殺身，幸矣！」維阿附元義，超遷至洛州刺史，至是除名，尋賜死。

義之解領軍也，太后以義黨與尚強，未可猝制，乃以侯剛代義為領軍以安其意。尋出剛為冀州刺史，加儀同三司，未至州，黜為征虜將軍，卒於家。太后欲殺賈粲，以義黨多，恐驚動內外，乃出粲為濟州刺史，尋追殺之，籍沒其家。唯義以妹夫，未忍行誅。

先是，給事黃門侍郎元順以剛直忤義意，以為齊州刺史；太后征還，為侍中。侍坐於太后，義妻在太后側，順指之曰：「陛下奈何以一妹之故，不正元義之罪，使天下不得伸其冤憤！」太后嘿然。順，澄之子也。它日，太后從容謂侍臣曰：「劉騰、元義昔邀朕求鐵券，冀得不死，朕賴不與。」韓子熙曰：「事關生殺，豈系鐵券！且陛下昔雖不與，何解今日不殺！」太后憮然。未幾，有告義及弟瓜謀誘六鎮降戶反於定州，又招魯陽諸蠻侵擾伊闕，欲為內應。得其手書，太后猶未忍殺之。群臣固執不已，魏主亦以為言，太后乃從之，賜義及弟瓜死於家，猶贈義驃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尚書令。江陽王繼廢於家，病卒。前幽州刺史盧同坐義黨除名。

太后頗事妝飾，數出遊幸，元順面諫曰：「《禮》，婦人夫沒自稱未亡人，首去珠玉，衣不文采。陛下母臨天下，年垂不惑，修飾過甚，何以儀型後世！」太后慚而還宮，召順，責之曰：「千里相征，豈欲眾中見辱邪！」順曰：「陛下不畏天下之笑，而恥臣之一言乎！」

順與穆紹同直，順因醉，入其寢所，紹擁被而起，正色讓順曰：「身二十年侍中，與卿先君亟連職事，縱卿方進用，何宜相排突也！」遂謝事還家，詔諭久之，乃起。

初，鄭羲之兄孫儼為司徒胡國珍行參軍，私得幸於太后，人未之知。蕭寶寅西討，以儼為開府屬。太后再攝政，儼請奉使還朝，太后留之，拜諫議大夫、中書舍人，領嘗食典御，晝夜禁中；每休沐，太后常遣宦者隨之，儼見其妻，唯得言家事而已。中書舍人樂安徐紇，粗有文學，先以謁事趙修，坐徙枹罕。後還，復除中書舍人，又諂事清河王懌；懌死，出為雁門太守。還洛，復諂事元義。義敗，太后以紇為懌所厚，復召為中書舍人，紇又諂事鄭儼。儼以紇有智數，仗為謀主；紇以儼有內寵，傾身承接，共相表裡，勢傾內外，號為「徐鄭」。儼累遷至中書令、車騎將軍；紇累遷至給事黃門侍郎，仍領舍人，總攝中書、門下之事，軍國詔令莫不由之。紇有機辯強力，終日治事，略無休息，不以為勞。時有急詔，令數吏執筆，或行或臣，人別佔之，造次俱成，不失事理。然無經國大體，專好小數，見人矯為恭謹，遠近輻湊附之。

給事黃門侍郎袁翻、李神軌皆領中書舍人，為太后所信任，時人云神軌亦得幸於太后，眾莫能明也。神軌求婚於散騎常侍盧義僖，義僖不許。黃門侍郎王誦謂義僖曰：「昔人不以一女易眾男，卿豈易之邪！」義僖曰：「所以不從，正為此耳。從之，恐禍大而速。」誦乃堅握義僖手曰：「我聞有命，不敢以告人。」女遂適他族。臨婚之夕，太后遣中

使宣敕停之，內外惶怖，義僖夷然自若。神軌，崇之子；義僖，度世之孫也。

胡琛據高平，遣其大將万俟丑奴、宿勤明達等寇魏涇州，將軍盧祖遷、伊甕生討之，不克。蕭寶寅、崔延伯既破莫折天生，引兵會祖遷等於安定，甲卒十二萬，鐵馬八千，軍威甚盛。丑奴軍於安定西北七里，時以輕騎挑戰。大兵未交，輒委走。延伯恃其勇，且新有功，遂唱議為先驅擊之。別造大盾，內為鎖柱，使壯士負而趨，謂之排城，置輜重於中，戰士在外，自安定北緣原北上。將戰，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，雲是降簿，且乞緩師。寶寅、延伯未及閱視，宿勤明達引兵自東北至，降賊自西競下，覆背擊之。延伯上馬奮擊，逐北徑抵其營。賊皆輕騎，延伯軍雜步卒，戰久疲乏，賊乘間得入排城；延伯遂大敗，死傷近二萬人，寶寅收眾退保安定。延伯自恥其敗，乃繕甲兵，募驍勇，復自安定西進，去賊七里結營。壬辰，不告寶寅，獨出襲賊，大破之，俄頃，平其數柵。賊見軍士采掠散亂，復還擊之，魏兵大敗，延伯中流矢卒，士卒死者萬餘人。時大寇未平，復失驍將，朝野為之憂恐。於是賊勢愈盛，而群臣自外來者，太后問之，皆言賊弱，以求悅媚，由是將帥求益兵者往往不與。

五月，夷陵烈侯裴邃卒。邃沉深有思略，為政寬明，將吏愛而憚之。壬子，以中護軍夏侯但督壽陽諸軍事，馳驛代邃。

益州刺史臨汝侯淵猷遣其將樊文熾、蕭世澄等，將兵圍魏益州長史和安於小劍，魏益州刺史邴虬遣統軍河南胡小虎、崔珍寶將兵救之。文熾襲破其柵，皆擒之，使小虎於城下說和安令早降。小虎遙謂安曰：「我柵失備，為賊所擒，觀其兵力，殊不足言。努力堅守，魏行台、傅梁州援兵已至。」語未終，軍士以刀毆殺之。西南道軍司淳於誕引兵救小劍，文熾置柵於龍鬚山上以防歸路。戊辰，誕密募壯士夜登山燒其柵，梁軍望見歸路絕，皆恟懼。誕乘而擊之，文熾大敗，僅以身免。虜世澄等將吏十一人，斬獲萬計。魏子建以世澄購胡小虎之屍，得而葬之。

魏魏昌武康伯李崇卒。

初，帝納齊東昏侯寵姬吳淑媛，七月而生豫章王綜，宮中多疑之。及淑媛寵衰怨望，密謂綜曰：「汝七月生兒，安得比諸皇子！然汝太子次弟，幸保富貴，勿洩也！」與綜相抱而泣。綜由是自疑，晝則談虐如常，夜則於靜室閉戶，披髮席稿，私於別室祭齊氏七廟。又微服至曲阿拜齊太宗陵，聞俗說割血瀝骨，滲則為父子，遂潛發東昏侯塚，並自殺一男試之，皆驗。由是常懷異志，專伺時變。綜有勇力，能手制奔馬；輕財好士，唯

留附身故衣，餘皆分施，恆致罄乏。屢上便宜，求為邊任，上未之許。常於內齋布沙於地，終日跣行，足下生胝，日能行三百里。王、侯、妃、主及外人皆知其志，而上性嚴重，人莫敢言。又使通問於蕭寶寅，謂之叔父。為南兗州刺史，不見賓客，辭訟隔簾聽之，出則垂帷於輿，惡人識其面。

及在彭城，魏安豐王延明、臨淮王彧將兵二萬逼彭城，勝負久未決。上慮綜敗沒，敕綜引軍還。綜恐南歸不復得至北邊，乃密遣人送降款於彧；魏人皆不之信，彧募人入綜軍驗其虛實，無敢行者。殿中侍御史濟陰鹿悆為彧監軍，請行，曰：「若綜有誠心，與之盟約；如其詐也，何惜一夫！」時兩敵相對，內外嚴固，單騎間出，逕趣彭城，為綜軍所執，問其來狀，彧曰：「臨淮王使我來，欲有交易耳。」時元略已南還，綜聞之，謂成景俊等曰：「我常疑元略規欲反城，將驗其虛實，故遣左右為略使，入魏軍中，呼彼一人。令其人果來，可遣人詐為略有疾在深室，呼至戶外，令人傳言謝之。」綜又遣腹心安定梁話迎悆，密以意狀語之。悆薄暮入城，先引見胡龍牙，龍牙曰：「元中山甚欲相見，故遣呼卿。」又曰：「安豐、臨淮，將少弱卒，規復此城，容可得乎！」悆曰：「彭城，魏之東鄙，勢在必爭，得否在天，非人所測。」龍牙曰：「當如卿言。」又引見成景俊，景俊與坐，謂曰：「卿不為刺客邪！」悆曰：「今者奉使，欲返命本朝。相刺之事，更卜後圖。」景俊為設飲食，乃引至一所，詐令一人自室中出，為元略致意曰：「我昔有以南向，且遣相呼，欲聞鄉事；晚來疾作，不獲相見。」悆曰：「早奉音旨，冒險祗赴，不得瞻見，內懷反側。」遂辭退。諸將競問魏士馬多少，悆盛陳有勁兵數十萬。諸將相謂曰：「此華辭耳！」悆曰：「崇朝可驗，何華之有！」乃遣悆還。景俊送之於戲馬台，北望城塹，謂曰：「險固如此，豈魏所能取！」悆曰：「攻守在人，何論險固！」悆還，於路復與梁話申固盟約。六月，庚辰，綜與梁話及淮陰苗文寵夜出，步投彧軍。及旦，齋內諸閣猶閉不開，眾莫知所以，唯見城外魏軍呼曰：「汝豫章王昨夜已來，在我軍中，汝尚何為！」城中求王不獲，軍遂大潰。魏人入彭城，乘勝追擊梁兵，復取諸城，至宿豫而還。將佐士卒死沒者什七八，唯陳慶之帥所部得還。

上聞之，驚駭，有司奏削綜爵士，絕屬籍，更其子直姓悖氏。未旬日，詔復屬籍，封直為永新侯。

西豐侯正德自魏還，志行無悛，多聚亡命，夜剽掠殺人於道，以輕車將軍從綜北伐，棄軍輒還。上積其前後罪惡，免官削爵，徙臨海；未至，追赦之。

綜至洛陽，見魏主，還就館，為齊東昏侯舉哀，服斬衰三年。太后以下並就館吊之，賞

賜禮遇甚厚，拜司空，封高平郡公、丹陽王，更名贊。以苗文寵、梁話皆為光祿大夫；封鹿悆為定陶縣子，除員外散騎常侍。

綜長史濟陽江革、司馬范陽祖□恆之皆為魏所虜，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，厚遇之。革稱足疾不拜。延明使□恆之作《欹器漏刻銘》，革唾罵□恆之曰：「卿荷國厚恩，乃為虜立銘，孤負朝廷！」延明聞之，令革作《大小寺碑》、《祭彭祖文》，革辭不為。延明將棰之，革厲色曰：「江革行年六十，今日得死為幸，誓不為人執筆！」延明知不可屈，乃止；日給脫粟三升，僅全其生而已。

上密召夏侯但還，使休兵合肥，俟淮堰成復進。

癸未，魏大赦，改元孝昌。

破六韓拔陵圍魏廣陽王深於五原，軍主賀拔勝募二百人開東門出戰，斬首百餘級，賊稍退。深拔軍向明州，勝常為殿。雲州刺史費穆，招撫離散，四面拒敵。時北境州鎮皆沒，唯雲中一城獨存。久之，道路阻絕，援軍不至，糧仗俱盡，穆棄城南奔爾朱榮於秀容；既而詣闕請罪，詔原之。

長流參軍於謹言於廣陽王深曰：「今寇盜蜂起，未易專用武力勝也。謹請奉大王之威命，諭以禍福，庶幾稍可離也。」深許之。謹兼通諸國語，乃單騎詣叛胡營，見其酋長，開示恩信，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將三萬餘戶南詣深降。深欲引兵至折敷嶺迎之，謹曰：「破六韓拔陵兵勢甚盛，聞乜列河等來降，必引兵邀之，若先據險要，未易敵也。不若以乜列河餌之，而伏兵以待之，必可破也。」深從之，拔陵果引兵邀擊乜列河，盡俘其眾；伏兵發，拔陵大敗，復得乜列河之眾而還。

柔然頭兵可汗大破破六韓拔陵，斬其將孔雀等。拔陵避柔然，南徙渡河。將軍李叔仁以拔陵稍逼，求援於廣陽王深，深帥眾赴之。賊前後降附者二十萬人，深與行台元纂表：「乞於恆州北別立郡縣，安置降戶，隨宜賑賚，息其亂心。」魏朝不從，詔黃門侍郎楊昱分處之於冀、定、瀛三州就食。深謂纂曰：「此輩復為乞活矣。」

秋，七月，壬戌，大赦。

八月，魏柔玄鎮民杜洛周聚眾反於上谷，改元真王，攻沒郡縣，高歡、蔡俊、尉景及段

榮、安定彭樂皆從之。洛周圍魏燕州刺史博陵崔秉，九月，丙辰，魏以幽州刺史常景兼尚書為行台，與幽州都督元譚討之。景，爽之孫也。自盧龍塞至軍都關，皆置兵守險，譚屯居庸關。

冬，十月，吐谷渾遣兵擊趙天安，天安降，涼州復為魏。

平西將軍高徽奉使厭噠，還，至枹罕。會河州刺史元祚卒，前刺史梁釗之子景進引莫折念生兵圍其城。長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，勒兵固守；景進亦自行州事。徽請兵於吐谷渾，吐谷渾救之，景進敗走。徽，湖之孫也。

魏方有事西北，二荊、西郢群蠻皆反，斷三鴉路，殺都督，寇掠，北至襄城。汝水有冉氏、向氏、田氏，種落最盛，其餘大者萬家，小者千室，各稱王侯，屯據險要，道路不通。十二月，壬午，魏主下詔曰：「朕將親御六師，掃蕩逋穢，今先討荊蠻，疆理南服。」時群蠻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荊州，魏都督崔暹將兵數萬救之，至魯陽，不敢進。魏更以臨淮王彧為征南大將軍，將兵討魯陽蠻，司空長史辛雄為行台左丞，東趣葉城。別遣征虜將軍裴衍、恆農太守京兆王羆將兵一萬，自武關出通三鴉路，以救荊州。

衍等未至，彧軍已屯汝上，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，彧以處分道別，不欲應之。辛雄曰：「今裴衍未至，王士眾已集，蠻左唐突，撓亂近畿，王秉麾闔外，見可而進，何論別道！」彧恐後有得失之責，邀雄符下。雄以群蠻聞魏主將自出，心必震動，可乘勢破也，遂符彧軍，令速赴擊。群蠻聞之，果散走。

魏主欲自出討賊，中書令袁翻諫而止。辛雄自軍中上疏曰：「凡人所以臨陳忘身，觸白刃而不憚者，一求榮名，二貪重賞，三畏刑罰，四避禍難。非此數者，雖聖王不能使其臣，慈父不能厲其子矣。明主深知其情，故賞必行，罰必信，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，聞鐘鼓之聲，見旌旗之列，莫不奮激，競赴敵場，豈懼久生而樂速死哉？利害懸於前，欲罷不能耳。自秦、隴逆節，蠻左亂常，已歷數載，凡在戎役數十萬人，扞御三方之師，敗多勝少，跡其所由，皆不明賞罰之故也。陛下雖降明詔，賞不移時，然將士之勳，歷稔不決，亡軍之卒，晏然在家，是使節士無所勸慕，庸人無所畏懾；進而擊賊，死交而賞賒，退而逃散，身全而無罪，此其所以望敵奔沮，不肯盡力者也。陛下誠能號令必信，賞罰必行，則軍威必張，盜賊必息矣。」疏奏，不省。

曹義宗等取魏順陽、馬圈，與裴衍等戰於淅陽，義宗等敗退。衍等復取順陽，進圍馬圈。

洛州刺史董紹以馬圈城堅，衍等糧少，上書言其必敗。未幾，義宗擊衍等，破之，復取順陽。魏以王罷為荊州刺史。

邵陵王綸攝南徐州事，在州喜怒不恆，肆行非法。遨遊市裡，問賣□旦者曰：「刺史何如？」對言：「躁虐。」綸怒，令吞□旦而死。百姓惶駭，道路以目。嘗逢喪車，奪孝子服而著之，匍匐號叫。簽帥懼罪，密以聞。上始嚴責，綸不能改，於是遣代。綸悖慢逾甚，乃取一老公短瘦類上者，加以衰冕，置之高坐，朝以為君，自陳無罪；使就坐剝褫，捶之於庭。又作新棺，貯司馬崔會意，以□車輓歌為送葬之法，使嫗乘車悲號。會意不能堪，輕騎還都以聞。上恐其奔逸，以禁兵取之，將於獄賜盡，太子統流涕固諫，得免，戊子，免綸官，削爵土。

魏山胡劉蠡升反，自稱天子，置百官。

初，敕勒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為軍主，行兵用匈奴法，望塵知馬步多少，嗅地知軍遠近。及破六韓拔陵反，金擁眾歸之，拔陵署金為王。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，乃詣雲州降。仍稍引其眾南出黃瓜堆，為杜洛周所破，脫身歸爾朱榮，榮以為別將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